文化教学与交际能力的培养

李华，李新

（华北电力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2206）

[摘要] 从文化与语言教学的关系切入，阐述了文化因素对外语学习的影响之大。学外语既要学语言，更要通过对语言的学习达到对该语言所承载的文化的掌握。外语教学的主要目标不仅是教会学生掌握语言知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用外语进行跨文化交际的能力。而文化教学的融入不仅能促进语言的学习，更重要的是能使学习者得体地使用所学语言，提高学习者的交际能力，真正达到语言学习的目的。

[关键词] 文化教学；交际能力；跨文化交际；原则；方法

[中图分类号] G40-012 [文献标识号] A [文章编号] 1004-3489(2004)05-0042-05

一、文化与语言教学

从功能角度出发可将文化分为知识文化与交际文化。知识文化指有着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际时，对某词某句的理解和使用不会干扰信息准确传递而引起理解上的偏差的文化背景知识。交际文化则指直接影响交际的文化背景知识和文化模式，也可理解为语言系统中的反映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是非标准、社会习俗、心理状态、思维方式等的文化因素。这两种文化都参与交际。只不过前者以知识形式，后者以制约信息模式形式在交际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语言是人类所特有的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是人类思维和交流的工具。任何语言都是某种文化的反映，有其深刻的文化内涵。语言与文化共存，相互依赖又相互影响，离开特定文化背景的语言是不存在的，离开了语言的文化也无法交流和发展。语言反映一个民族的特征，它不仅包含了该民族的历史风情、信仰观念，还蕴藏了该民族对人生的看法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语言中的词汇系统与文化的关系密切。缺乏对一种语言背后的文化系统的了解，而仅仅依靠字典的解释，是不可能正确理解词语的内容和使用范围的。不同民族由于在历史、地理、民俗、宗教及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差异，表达同一概念的词，在各自独特文化传统的作用下，必然会产生附加在词汇本身概念上的不同的联想意义。这种联想意义与词汇本身并无必然联系。不了解这种联想意义的差别，就不能完全体会一个词所承载的全部信息。这在跨文化交际中常常会造成交际链的中断。如20世纪80年代，国内一家工厂生产的“白象”电池因产品质量过硬，深受国内用户的青睐，但在拓展国外市场时却遭到出人意料的冷遇。原因在于其品名“白象”的英译“White Elephant”在英语中含有“贵而无用的东西、累赘、成为负担或导致亏损的财产”，顾客自然望而生畏，更不用说去花钱购买了。而在东方，特别是在泰国和印度，白象却被人视为能带来吉祥、幸福的神象。再如，在中国古典诗词中频频出现的“凭栏”与“杜鹃”也饱含着独特的中国文化内涵。“凭栏”（倚靠着窗户或栏杆）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形体动作，还隐含着一种或忧国忧民，或怀古伤今，或儿女情长的莫名悲凉。杜鹃则是凄凉、哀伤的象征，源于古代神话中，蜀王杜宇（即望帝）被迫让位给他的臣子，自己隐居山林，死后灵魂化为杜鹃。当对此一无所知的西方人士读到“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李煜：《浪淘沙》）和“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白居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易:《琵琶行》)时又怎么可能体验到隐含其中的悲凉与惆怅?此外,"狗"在汉语成语中多为贬意,如"走狗"、"狗腿子"、"狼心狗肺"、"狗仗人势"、"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等;而在西方文化中狗被视为人类最好的朋友,犹如家人一般。所以西方读者读到鲁迅先生的杂文《痛打落水狗》时,对这样的喻体难以接受。他们质问:狗是人类的朋友,落水时本应去救助,怎么还要痛打呢?"龙"对于汉民族是至圣至尊的象征。封建帝王将自己比作"真龙天子",炎黄子孙皆骄傲地自称"龙的传人",成语中更有"龙凤呈祥"、"龙腾虎跃"、"望子成龙"、"鲤鱼跳龙门"等。这一现象源于华夏民族对龙的原始图腾的崇拜。因为龙能兴风雨,而以农业为主的古代华夏民族则绝对需要风调雨顺。与此大相径庭,在西方,龙是古代硕大、凶残的怪兽,不仅吞食人类,而且会造成水灾和火灾。在他们眼中"龙"与"好"绝不沾边。因而我们不难想象出面对"望子成龙"西方读者的迷惑与诧异。还有英美人视"bat"(蝙蝠)为凶恶、丑陋、吸血的动物,对它并无好感可言。因此英语中有下列成语:"as blind as a bat"(瞎得跟蝙蝠一样;有眼无珠),"crazy as a bat"(疯得像蝙蝠)。甚至在英语俚语中还用"bat"指娼妓。与此迥异,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由于蝙蝠的蝠同"福"谐音,便有了"福"的象征意义。蝙蝠和桃组成的谐音图案意为"福寿双全";蝙蝠和鹿组成"福禄双全";蝙蝠和鱼构成"富裕"之意,都表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类似的,英语里的"olive branch"(橄榄枝)、"hippies"(嬉皮士)、"yippies"(雅皮士)、"jazz"(爵士乐);汉语中的"批斗"、"三八"、"红旗手"、"下海"、"下岗"、"花脸"、"老黄牛"、"铁公鸡"等均有各自的文化内涵和社会背景,若不谙于此,读者往往会感到一筹莫展,不知所云。此外,同一词汇,由于所处不同的地域,可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比如,我国位于欧亚大陆东部,来自海洋的东风和煦而温暖,预示着春的临近;而西风则寒冷、凄凉,预示着冬天的到来。南唐后主的"小楼昨夜又东风"道出了春天将至;马致远的"古道西风瘦马"则勾勒出了荒凉苍茫的秋日之景。与此不同,英国位于欧亚大陆西部,故"东风"象征"寒冷",而"西风"寓指"温和"。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西风颂"即是经典例证。历代文化传统的不同也是形成同一词汇在不同文化里所承载的内涵不同的原因之一。例如,"红脸"在中文和英文的字面意义都是指脸色是红的。但其引申意义却大相径庭。在中国由于关公的脸是红的,所以红脸喻指忠义;而在英国,威廉二世暴虐、残忍、杀人不眨眼,他的脸色是红的,被称为红脸王威廉二世,故红脸还可指血腥。

王佐良先生早就指出:"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谁也无法真正掌握语言"。美国学者拉多(R. Lado)教授[1]也曾说过,我们不掌握文化背景就不能教好语言。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弗赖斯也坚持文化在语言教学中的重要地位,指出传授跨民族文化不应该只是语言教学活动中可有可无的部分,它是语言学习各个阶段不可忽视的部分。

从以上例子可看出文化因素对外语学习的影响颇大。语言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产生和使用的,因此学外语既要学语言,更要通过对语言的学习达到对该语言所承载的文化的掌握。只有实现两种语言文化的融会与互动,才能产生"1+1>2"的效果。随着对语言的交际功能认识的不断加深,人们也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了文化在语言教学中的意义。一个人不了解所用的语言中所包含的文化,就缺乏成功交际的基础。

二、文化教学与交际能力的培养

任何社会的交际,无论古今,不仅是语言的交际,同时也是文化的交流。现在,英语教学不仅仅是语言教学,而且应该包括文化教学,已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外语教学的主要目标不仅是教会学生掌握语言知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用外语进行跨文化交际的能力。能否顺利实现这一目标,学生们能否学以致用,文化教学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根据诸多学者的文化教学理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跨文化研究项目(ISP)对文化学习做了如下定义:"文化学习就是获得与其他文化的人们进行有效交际所要求的有关一般文化和特定文化的知识、技能和态度的过程,这种过程是动态的、发展的,它涉及学习者认知、行为和情感方面的参与。"可以说,这种文化学习的过程,就是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过程。

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或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是指操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之间的交际,也指任何在语言和文化背景方面有差异的人们之间的交际。由于差异的存在,在跨文化交际中常常存在着语用失误现象。根据Thomas[2](P.91-112)的观点,在跨文化交际中,说话人没能根据标准的语法编码模式去遣词造句,他顶多被认为是"说得不好"(speaking badly);但没有按照语用原则来处理话语,他就会被认为是"表现不好"(behaving badly),被认为是"不真诚的,存心欺骗或居心不良的人"。因此如果说本族人对异族人语法和发音上的错误尚可容忍,但对语用方面的错误却不那么宽容。美国人类学家海姆斯(D. H. Hymes)[3]也认为,仅仅学习某种语言是不够的,还必须学习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怎样使用那种语言，即必须掌握使用那种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必须懂得什么时候使用何种语体和语言形式，怎样以适当的方式表示客气（或不客气），友好（或不友好）等等。比如，当别人向我们说“谢谢”时，我们有时回答“没关系”、“这是我应该做的”，但若直译为“That's my duty”和“Never mind”便会使对方很尴尬。因为“That's my duty”通常是值班人员的用语，含有“职责所在，不得不这样做”之意；“Never mind”会让对方觉得你不愿接受其真挚的谢意。正确的答语应为“You are welcome”或“It's my pleasure”。再如“Good—bye”是比较正式的告别语，其社会活动一般限于有权力或上下级及不太熟悉的对象之间。而在老朋友或熟人之间使用“Good—bye”，而不使用“See you!/See you later!/So long!”便会破坏那种亲密融合的关系。美语中的“bye—bye”是妇女儿童告别用语，男士使用往往被看作“性格女人气”。再看几例：

（例一）对一位年长的英国女教师说：“Teacher Marguerite, How old are you? You look young and beautiful”。此句中共出现三处失误：其一，根据英语称呼语的语用原则，“Teacher”不能与人名共用；其二，向一位英国老人询问其年龄有悖于西方文化规范和社交礼仪；其三，恭维老太太很漂亮并不表示尊重，而会被认为是一种冒犯。

（例二）对老人说：“Please take good care of yourself, Mrs. Green, you're old”。这在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中是一种关心方式，但在西方人面前过多地用“take care of yourself”这类建议和劝告式的关心方式会让他们觉得自尊心受到伤害，他们的独立能力和判断能力受到怀疑。此外，“old”一词在西方人眼里代表无用和无能，并不体现尊敬。此例中无法使交际行为顺利进行的原因不在于语言本身，它反映出的是中西方社交礼仪和社会价值取向差异的问题。

（例三）A：Is that the Red Star Park? B：Of course.“of course”这一惯用短语在不同语境中会引起听者不同的心理反应。在此特定语境中，以“of course”做答带有藐视对方的感觉，认为问话者无知，不屑一顾，传递着不友好的信息。

因此成功的外语教学还必须使学生具备语言的社会运用规则的知识，并能够实际运用，具有交际能力，

1972年海姆斯（Hymes）首次提出了“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的概念，并得到众多语言学家的一致推崇[3]。海姆斯的“交际能力”既包括语言能力，又包括语言运用（language performance）能力。具体而言，它包括四个社会文化特征：（1）语法的正确性，顾名思义，就是交际中的话语形式应在语法、语音、词汇方面正确；（2）语言的可行性或可接受性，即某一话语不仅在语法等方面正确，而且在实施手段上应该也是可行的，即能被人接受的。例如：“The man whom you saw in the shop where my father works is my teacher who teaches physics in which I am most incompetent”这句话在语法上无可挑剔，但由于内嵌成分过多，听者难于消化理解，因此至少在口头交际中是不可行的；（3）语言的得体性，就是所用语言适合当时的场合、目的、正式程度、在场人的社会地位、性别、年龄、心理状态等。如：“Father, I would appreciate it very much if you could pass me the salt next to you”这句话在语法性、可行性方面都没有问题，但若一个孩子以这样的口气对自己的父亲说话在通常意义上显然不得体。（4）语言的现实性，即知道某种语言形式的或然率，是常用的习语，还是罕见的个人习惯，以便在交际中选用真实、地道的英语。其中后两个因素直接和文化有关。要做到这两点，已经不是仅靠语言知识就能解决的问题了，还要学习一定的跨文化知识。由此可见要形成良好的交际能力，在外语教学中融入文化教学势在必行。

许多语言文化教育专家在阐述语言文化教学目标时，都强调了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美国语言学者Seelye在20世纪80年代曾提出了文化教学的7大目标，[4](P.1) Tomalin把它们作了修改，简化为：

1）帮助学生逐渐明白一个事实：所有的人都会表现出由文化所决定的行为。

2）帮助学生逐渐明白：社会的各种因素，诸如年龄、性别、阶级和居住地都影响着人们说话和行为的方式。

3）帮助学生更多了解目的语文化在一般情况下的习惯行为。

4）帮助学生增加对目的语中词和词组的文化内涵的了解。

5）帮助学生发展根据证据对目的语文化做评价和概括的能力。

6）帮助学生培养搜寻和组织有关目的语文化的信息的必要技能。

7）激发学生对目的语文化在智力方面的好奇心，鼓励学生与该文化的人们在感情上的共鸣。

从中不难看出跨文化交际能力应具备文化意识、知识、技巧、态度四个方面的内容。第1项、第2项目标不是关于特定文化（自身文化和目的文化）的知识，而是对一般性文化的理解，涉及的是学生对文化的敏感性，也就是“文化意识”；第3项和第4项目标，属于跨文化知识的范围；第5项和第6项目标属于跨文化技能的范围；第7项目标是培养跨文化交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际能力应具备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Seelye 把培养“文化意识”作为语言文化教学的首要目标。

英国学者Byram 的语言文化教学理论在欧洲影响很大，Byram 提出了语言与文化相融合的教学模式，把语言文化学习的内容或过程概括为有机联系的四个阶段：语言意识、文化意识、语言经验、文化经验。[5] 他也把培养“文化意识”或“提供对文化和文明的洞察力”看作文化教学的核心目标之一。文化意识教学的结果是学习者文化观念和态度的转变。

因此，文化教学的融入不仅能促进语言的学习，更重要的是能使学习者得体地使用所学语言，提高学习者的交际能力，真正达到语言学习的目的。

三、文化教学的原则与方法

大学英语教学的首要任务仍然是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语言能力是基础，没有较强的语言能力也无法进行有效的交际。所以大学英语是一门语言课，而非文化课，我们在导入文化的时候不宜过深过细，应把握一个度，掌握一些原则和方法，以免顾此失彼。

（一）文化教学必须遵循的原则

（1）相关性、实用性原则。每一种文化的内容都浩如烟海，依据我国大学英语教学的实际情况，在文化导入中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面面俱到。我们的文化教学必须是与学生所学的语言内容、与他们的日常交际密切相关的，以便消除他们在理解和使用中的障碍。只有这种符合学生实际交际需求的文化导入才有意义，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也才能真正被学生掌握。脱离实际，只会适得其反。

（2）从易到难循序渐进的原则。在文化教学中，教师的讲解应适合学生的语言水平，举例要典型、合适，做到通俗易懂、循序渐进。

（3）适度的原则。文化教学的内容不能太宽，太泛。文化导入的目的是为语言教学服务，促进学生更好地掌握语言知识和交际技能，过度的文化介绍会影响语言教学的效果。因此，在导入文化时应掌握适度的原则，不能喧宾夺主，本末倒置。

（二）文化教学的方法

（1）结合教材讲解法。充分利用教材所提供的内容，结合所学的语言知识、不同的语境和不同的交际对象给学生补充相应的文化背景知识，指明其文化含义和运用的文化规约，将英语教学与文化教学融合起来，从而帮助学生加深对英语的理解，提高运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能力，有效地避免“高分低能”现象。这是一个简单易行而又比较行之有效的方法。

比如《大学英语》精读第二册第三单元课文中有这么一句英文：“American education owes a great debt to Thomas Jefferson”，教学中可以因势利导向学生介绍英汉思维差异在语言上的表现，即英语多用无生命名词作主语，英语民族严格区分思维的主体和客体；而汉语常以有生命的名词作主语，汉民族一般对思维的主体和客体不加区分。因此，该句的中文表达则为“托马斯·杰佛逊对美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又如，在讲授《大学英语》精读第二册第四单元时，可向学生介绍求职面试的基本程序，告诉学生不同国度的英语使用者的语用习惯各有差异：英国人比较保守；美国人直率，喜欢开门见山；德国人讲求实效；日本人拘于礼节等等，指导学生在未来求职时针对不同国度的老板学会使用得体的英语来进行交际。同样，语用知识的传授可以结合语法教学和句型、词汇教学进行。如在讲解动词的现在进行时态时，应让学生明白这个时态在多数情况下是指某一时刻或某一阶段正在进行的动作，而它和“always”这个词搭配使用时则包含有某种感情色彩，如“She is always complaining about some minor things.”（她老是对一些琐事抱怨个没完），表达了一种厌烦和不满的情绪。又如我们很熟悉的“What's your name?”和“How old are you?”并非在任何场合都适用。如果听者是领导、长辈等，就应该用“Excuse me, may I know your name”和“Would you please tell me how old you are”，以示尊敬。

（2）比较法。教师在教学中可将两种文化对比，揭示不同文化之间的相同点和相异点。对比的重点是相异点及其可能造成的文化误解和文化冲突所在。通过文化对比，发掘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的根源，总结出规律性的特点。这是一种在英语教学中被广泛使用的方法，几乎在每个教学环节都有它的用武之地。比如，对比英美人和中国人对恭维和谦虚的不同反应；对比不同国家两个民族对家族关系称谓的区别；送礼、宴请、招待的方法和方式等，让学生既了解了英美人的风俗习惯，又知道了本民族的习俗。再如《大学英语》第二册第四课，课文结尾是这样的：“This was the last straw, I was very young, the prospect of working under a woman constituted the ultimate indignity”这里，“The Last straw”来自谚语“It's the last straw that breaks the camel's back”，意为骆驼负载过重时，再多加一根稻草就会把它压垮。喻指一系列重压打击终于使人不能忍受最后一击，已是难负毫厘的状态。绝非意为“这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这种对比既可以把两种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语言中有关同一问题的文化差异摆出来，又可揭示出那些直接影响交际顺利进行的文化差异。

(3)实际操练法。从获得知识到应用知识是进一步的提高，使用是学习的更高阶段。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尽可能多地设计并开展交际活动，为学生创造一个接近于真实的语境，让学生来扮演语境中的角色，为他们提供一个在一定的环境中创造性地运用所学语言知识的机会以提高他们的交际能力。教师可以采用对话练习、口头作文、英语辩论、角色扮演练习、小组讨论等形式，以实际生活情景和学生所熟悉的话题为练习的题材，这样既可以培养学生使用英语的能力，也可以活跃课堂气氛。

但值得注意的是，日常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是建立在允许学生犯错误的前提下的。在外语教学实践中，交际能力的培养往往是伴随话语错误的发生而不断改进的。Rosamond Mitchell 曾这样指出：课堂活动的意义和目的，是应给学习者最大程度的机会使用目的语，让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他们创造的信息上和他们正在完成的任务上，而不是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纠正语言和语言结构上。而试图尽其努力使用目的语的学习者必然要出错，因为它是创造性的、非预期性的；但这是语言学习的一个正常部分，不断的纠正是不必要的，并且甚至是有反作用的。语言分析和语法解释可以帮助一些学习者，但目的语的广泛使用这种经验帮助每一个人。有效的语言教学是对每个学习者的需要和兴趣的反映，这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习者对他的进步负有不断增长的责任。教师教学目的的有效性在于促进语言学习过程，而不是控制语言学习过程。

基于此，教师要尽量避免打扰学生的交际行为，可以在活动结束后与所有学生一起讨论这些学生的表演是否符合文化规约，纠正学生不符合文化规约的交际语言和交际行为。

总之，在外语教学中，文化教学应与语言教学同步融合。作为教师，不仅要传授语言知识，更要传授文化背景知识，不仅要培养学生在跨文化交际中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也要引导学生学会适应，以求同存异；不仅要研究目标语文化习俗，也要了解母语的传统文化。对本族语文化多一分了解，我们就能对目的语文化多一分敏感。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学生的交际能力，使其在跨文化交际中减少失误，语言也才能真正起到桥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Lado. Robert 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s[M]. Ann Arbor: Univ. Michigan Press, 1957.

[2] Thomas. J. Cross—cultural pragmatic failure[M]. Applied Linguistics, 1983, 4(2).

[3] Hymes. On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M]. In Brumfit, C. J. Johnson, K. (eds). 1972.

[4] Seelye. N. Teaching Culture: Strategies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M]. Lincolnwood: National Text—book Company, 1984.

[5] Byram. M. Cultural Studies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89.

[6] 邓炎昌，刘润清. 语言与文化[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7] 陈光磊. 语言教学中的文化导入[M].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2(3).

[8] 许国璋. 许国璋论语言[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

[9] 陈申. 语言文化教学策略研究[M]. 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1.

[10] 孙亚，戴凌. 语用失误研究在中国[J]. 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2).

(责任编辑　如月)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